

日曜日のお楽しみ…派閥対立をたしなむ、袁紹伝

作成…ひろお

■ 1節 洛陽から出る

袁紹字本初、汝南汝陽人也。高祖父安、為漢司徒。

自安以下、四世居三公位、由是勢傾天下。紹有姿貌威容、能折節下士、士多附之、太祖少與交焉。以大將軍掾、為侍御史、稍遷中軍校尉、至司隸。

○英雄記曰…紹好遊俠、與張孟卓・何伯求・吳子卿・許子遠・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。

靈帝崩、太后兄、大將軍何進、與紹謀誅諸閹官、太后不從。乃召董卓、欲以脅太后。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、檢司諸宦者。又令紹弟、虎賁中郎將術、選温厚、虎賁二百人。術將虎賁、燒南宮、嘉德殿、青瑣門。紹遂勒兵、捕諸閹人、無少長皆殺之。或有無須、而誤死者、至自髮露形體、而後得免。宦者或有行善自守、而猶見及。其濫如此。死者二千餘人。

董卓呼紹、議欲廢帝、立陳留王。是時、紹叔父隗、為太傅、紹偽許之、曰…「此大事、出當與太傅議。」

卓曰…「劉氏種不足複遺。」紹不應、橫刀長揖而去。紹既出、遂亡奔冀州。侍中周綏・城門校尉伍瓊・議郎何顥等、皆名士也、卓信之、而陰為紹、乃說卓曰…

「夫廢立大事、非常人所及。紹不達大體、恐懼故出奔、非有他志也。」

今購之急、勢必為變。袁氏樹恩四世、門世故吏遍於天下、若收豪傑以聚徒衆、英雄因之而起、則山東非公之有也。不如赦之、拜一郡守、則紹喜於免罪、必無患矣。」卓以為然、乃拜紹勃海太守、封口鄉侯。

■ 2節 韓馥から、冀州をうばう

紹遂に勃海起兵、將以誅卓。語在武紀。紹自號車騎將軍。

主盟、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、遣使奉章詣虞、虞不敢受。

後馥軍安平、為公孫瓚所敗。瓚遂引兵入冀州、以討卓為名、內欲襲馥。馥懷不自安。

○英雄記曰…逢紀說紹曰…「將軍舉大事、而仰人資給、不據一州、無以自全。

可與公孫瓚相聞、導使來南、擊取冀州。公孫必至、而馥懼矣、因使說利害、

為陳禍福、馥必遜讓。於此之際、可據其位。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。

會卓西入關、紹還軍延津、因馥惶遽、使陳留高幹・潁川荀諝等說馥曰…

「公孫瓚乘勝來向南、而諸郡應之、袁車騎引軍東向。竊為將軍危之。」

馥曰…「為之奈何？」諝曰…「公孫提燕・代之卒、其鋒不可當。

夫冀州、天下之重資也、

若兩雄並力、兵交於城下、危亡可立而待也。夫袁氏、將軍之舊、且同盟也、

當今為將軍計、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。是將軍有讓賢之名。原將軍勿疑！」

馥素恆怯、因然其計。馥長史耿武・別駕閔純・治中李膺諫馥曰…

「冀州雖鄙、帶甲百萬、谷支十年。袁紹孤客窮軍、仰我鼻息、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、

絕其哺乳、立可餓殺。奈何乃欲以州與之？」

馥曰…「吾、袁氏故吏、且才不如本初、度德而讓、古人所貴、諸君獨何病焉！」

乃讓紹、紹遂領冀州牧。

從事沮授沮。說紹曰…「將軍弱冠登朝、則播名海內；值廢立之際、則忠義奮發。

單騎出奔、則董卓懷怖。濟河而北、則勃海稽首。振一郡之卒、撮冀州之衆、

威震河朔、名重天下。雖黃巾猾亂、黑山跋扈、舉軍東向、則青州可定。

還討黑山、則張燕可滅。回衆北首、則公孫必喪。震脅戎狄、則匈奴必從。橫大河之北、

合四州之地、收英雄之才、擁百萬之衆、迎大駕於西京、複宗廟於洛邑、號令天下、

以討未復，以此爭鋒，誰能敵之？比及數年，此功不難。」紹喜曰：「此吾心也。」即表授為監軍・奮威將軍。

○獻帝紀曰：沮授，廣平人，少有大志，多權略。仕州別駕，舉茂才，曆二縣令，又為韓馥別駕，表拜騎都尉。袁紹得冀州，又辟焉。

卓聞紹得關東，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。當是時，豪俠多附紹，皆思為之報，州郡口起，莫不假其名。馥懷懼，從紹索去，往依張邈。

後紹遣使詣邈，有所計議，與邈耳語。馥在坐上，謂見圖構，無何起至溷自殺。

○英雄記曰：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，大破之，還屯廣宗，改易守令，

冀州長吏無不望風回應，開門受之。紹自往征瓚，合戰于界橋南二十裏。

瓚步兵三萬餘人為方陳，騎為兩翼，左右各五千餘匹，白馬義從為中堅。

瓚部騎二千餘匹卒至，便圍紹數重，弓矢雨下。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，

紹以兜鍪撲地曰：「大丈夫當前鬥死，而入牆間，豈可得活乎？」

強弩乃亂髮，多所殺傷。瓚騎不知是紹，亦稍引卻。紹復還屯鄴。

初平四年，天子使太傅馬日磾・太僕趙岐和解關東。岐別詣河北，

紹出迎於百里上，拜奉帝命。岐住紹營，移書告瓚。瓚遣使具與紹書。

■ 3節 劉協をどうしてくれようか

初，天子之立非紹意，及在河東，紹遣潁川郭圖使焉。

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，紹不從。

○獻帝傳曰：沮授說紹雲：「將軍累葉輔弼。今朝廷播越，宗廟毀壞，觀諸州郡，

外託義兵，內圖相滅，未有存主恤民者。且今州城粗定，宜迎大駕，安宮鄴都，

挾天子而令諸侯，畜士馬以討不庭，誰能禦之！」紹悅，將從之。

郭圖・淳於瓊曰：「漢室陵遲，為日久矣，今欲興之，不亦難乎！」

且今英雄據有州郡，衆動萬計，所謂秦失其鹿，先得者王。若迎天子以自近，

動輒表聞，從之則權輕，違之則拒命，非計之善者也。」

授曰：「今迎朝廷，至義也，又於時宜大計也，若不早圖，必有先人者也。夫權不失機，功在速捷，將軍其圖之！」紹弗能用。

案此書稱沮授之計，則與本傳違也。

會太祖迎天子都許，收河南地，關中皆附。紹悔，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鄴城，以自密近，太祖拒之。天子以紹為太尉，轉為大將軍，封鄴侯。

○獻帝春秋曰：紹恥班在太祖下，怒曰：「曹操當死數矣，我輒救存之，今乃背恩，挾天子以令我乎！」太祖聞，而以大將軍讓于紹。紹讓侯不受。

頃之。擊破瓚于易京，並其衆。

○典略曰：自此紹貢禦希慢，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：「赤德衰盡，袁為黃胤，宜順天意。」

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。議者鹹以苞為妖妄宜誅，紹乃殺苞以自解。

出長子譚為青州，沮授諫紹：「必為禍始。」

紹不聽，曰：「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。」

○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：「世稱一兔走衢，萬人逐之，一人獲之，貪者悉止，分定故也。且年均以賢，德均則卜，古之制也。」

原上惟先代成敗之戒，下思逐兔分定之義。」

紹曰：「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，以觀其能。」

授出曰：「禍其始此乎！」譚始至青州，為都督，未為刺史，後太祖拜為刺史。其土自河而西，蓋不過平原而已。遂北排田楷，東攻孔融，曜兵海隅。

邑有萬戶者，著籍不盈數百，收賦納稅，參分不入一。招命賢士，不就。

又以中子熙為幽州，甥高幹為並州。

■ 4節 曹操を攻めていいですか

衆數十萬，以審配・逢紀統軍事，田豐・荀諶・許攸為謀主，顏良・文醜為將率，簡精卒十萬，騎萬匹，將攻許。

○獻帝傳曰…紹將南師，沮授・田豐諫曰…

「師出歷年，百姓疲弊，倉庾無積，賦役方殷，此國之深憂也。」

宜先遣使獻捷天子，務農逸民。若不得通，乃表曹氏隔我王路，

然後進屯黎陽，漸營河南，益作舟船，繕治器械，分遣精騎，鈔其邊鄙，

令彼不得安，我取其逸。三年之中，事可坐定也。」

審配・郭圖曰…「兵書之法，十圍五攻，敵則能戰。今以明公之神武，跨河朔之強衆，以伐曹氏。譬若覆手，今不時取，後難圖也。」

授曰…「蓋救亂誅暴，謂之義兵。恃衆憑強，謂之驕兵。兵義無敵，驕者先滅。」

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，今舉兵南向，於義則違。且廟勝之策，不在強弱。

曹氏法令既行，士卒精練，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。今棄萬安之術，而興無名之兵，竊為公懼之！」

圖等曰…「武王伐紂，不曰不義，況兵加曹氏而雲無名！且公師武臣竭力，將士憤怒，人思自騁，而不及時早定大業，慮之失也。夫天與弗取，反受其咎，此越之所以霸，吳之所以亡也。監軍之計，計在持牢，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。」

紹從之。圖等因是譖授「監統內外，威震三軍，若其浸盛，何以制之？」

大臣與主不同者昌，主與臣同者亡，此黃石之所忌也。且禦衆於外，不宜知內。」

■ 5節 ゼーエンのイシュー

先是，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。術死，備殺刺史車胄，引軍屯沛。紹遣騎佐之。太祖遣劉岱・王忠擊之，不克。建安五年，太祖自東征備。

田豐說紹襲太祖後，紹辭以子疾，不許，豐舉杖擊地曰…

「夫遭難遇之機，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，惜哉！」太祖至，擊破備。備奔紹。

○魏氏春秋載 紹檄州郡文曰…

「司空曹操，祖父騰，故中常侍，與左□·徐璜，並作妖孽，

饕餮放橫，傷化虐民。父嵩，乞丐攜養，因臧假位，輿金輦璧，輸貨權門，竊盜鼎司，傾覆重器。操贅闖遺醜，本無令德，僞狡鋒俠，好亂樂禍。

又署發丘中郎將·摸金校尉，所過墮突，無骸不露。身處三公之官，而行桀虜之態，殄國虐民，毒流人鬼。

操以精兵七百，圍守宮闕，外稱陪衛，內以拘執，懼其口逆之禍，因斯而作。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，烈士立功之會也，可不勸哉！」此陳琳之辭。

■ 6節 無視されつづけた沮授

紹進軍黎陽，遣顏良攻劉延于白馬。沮授又諫紹…「良性促狹，雖驍勇不可獨任。」

紹不聽。太祖救延，與良戰，破斬良。

○獻帝傳曰…紹臨發，沮授會其宗族，

散資財以與之曰…「夫勢在，則威無不加，勢亡，則不保一身，哀哉！」

其弟宗曰…「曹公士馬不敵，君何懼焉！」

授曰…「以曹兗州之明略，又挾天子以為資，我雖克公孫，衆實疲弊，而將驕主怵，軍之破敗，在此舉也。」

紹渡河，壁延津南，使劉備·文醜挑戰。太祖擊破之，斬醜，再戰，禽紹大將。

紹軍大震。

○獻帝傳曰…紹將濟河，沮授諫曰…「勝負變化，不可不詳。今宜留屯延津，分兵官渡，若其克獲，還迎不晚，設其有難，衆弗可還。」紹弗從。

授臨濟歎曰…「上盈其志，下務其功，悠悠黃河，吾其不反乎！」遂以疾辭。

紹恨之，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。

太祖還官渡。沮授又曰：「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，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。

南利在於急戰，北利在於緩搏。宜徐持久，曠以日月。」紹不從。

連營稍前，逼官渡，合戰，太祖軍不利，百姓疲乏，多叛應紹，軍食乏。

會紹遣淳於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，沮授說紹：

「可遣將蔣奇別為支軍於表，以斷曹公之鈔。」紹複不從。

瓊宿烏巢，去紹軍四十裏。太祖乃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。破瓊等，悉斬之。

紹衆大潰，紹與譚單騎退渡河。餘衆偽降，盡坑之。

沮授不及紹渡，為人所執，詣太祖，太祖厚待之。後謀還袁氏，見殺。

○獻帝傳雲：授大呼曰：「授不降也，為軍所執耳！」太祖與之有舊，逆謂授曰：

「分野殊異，遂用圯絕，不圖今日乃相禽也！」授對曰：「冀州失策，以取奔北。

授智力俱困，宜其見禽耳。」太祖曰：「本初無謀，不用君計，今喪亂過紀，

國家未定，當相與圖之。」

授曰：「叔父·母·弟，縣命袁氏，若蒙公靈，速死為福。」

太祖歎曰：「孤早相得，天下不足慮。」

■ 7節 袁紹を笑わなかつた田豐

初，紹之南也，田豐說紹曰：「曹公善用兵，變化無方，衆雖少，未可輕也，

不如以久持之。將軍據山河之固，擁四州之衆，外結英雄，內脩農戰，

然後簡其精銳，分為奇兵，乘虛迭出，以擾河南，使敵疲於奔命，民不得安業。

我未勞而彼已困，不及二年，可坐克也。」

紹不從。豐懇諫，紹怒甚，以為沮衆，械系之。紹軍既敗，

或謂豐曰：「君必見重。」豐曰：「若軍有利，吾必全，今軍敗，吾其死矣。」

紹還，謂左右曰：「吾不用田豐言，果為所笑。」遂殺之。

○先賢行狀曰…豐字元皓，鉅鹿人，或雲勃海人。初辟太尉府，舉茂才，遷待禦史。闡宦擅朝，英賢被害，豐乃棄官歸家。袁紹起義，卑辭厚幣以招致豐，

豐以王室多難，志存匡救，乃應紹命，以為別駕。勸紹迎天子，紹不納。

紹後用豐謀，以平公孫瓚。逢紀憚豐亮直，數讒之於紹，紹遂忌豐。

紹軍之敗也，軍皆拊膺而泣曰…「向令田豐在此，不至於是也。」紹謂逢紀曰…

「冀州人聞吾軍敗，皆當念吾，惟田別駕前諫止吾，與衆不同，吾亦慚見之。」

紀復曰…「豐聞將軍之退，拊手大笑，喜其言之中也。」紹於是有害豐之意。

初，太祖聞豐不從戎，喜曰…「紹必敗矣。」

及紹奔遁，復曰…「向使紹用田別駕計，尚未可知也。」

紹外寬雅，有局度，憂喜不形於色，而內多忌害，皆此類也。

■ 8 節 袁紹の死去、袁譚の降伏

冀州城邑多叛，紹復擊定之。自軍敗後發病，七年，憂死。

紹愛少子尚，貌美，欲以為後而未顯。

○典論曰…譚長而惠，尚少而美。紹妻劉氏愛尚，數稱其才，紹亦奇其貌。

審配・逢紀 與辛評・郭圖 爭權，配・紀與尚比，評・圖與譚比。

衆以譚長，欲立之。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己害，緣紹素意，乃奉尚代紹位。

譚至，不得立，自號車騎將軍。由是譚・尚有隙。太祖北征譚・尚。

譚軍黎陽，尚少與譚兵，而使逢紀從譚。譚求益兵，配等議不與。譚怒，殺紀。

○英雄記曰…紀字元圖。初，紹去董卓出奔，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，

紹以紀聰達有計策，甚親信之，與共舉事。

後審配任用，與紀不睦。或有讒配於紹，

紹問紀，紀稱「配天性烈直，古人之節，不宜疑之」。紹曰…「君不惡之邪？」

紀答曰：「先日所爭者私情，今所陳者國事。」紹善之，卒不廢配。

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。

太祖渡河攻譚，譚告急於尚。尚欲分兵益譚，恐譚遂奪其衆，乃使審配守鄴，尚自將兵助譚，與太祖相拒於黎陽。自月至九月，大戰城下，譚·尚敗退，入城守。太祖將圍之，乃夜遁。追至鄴，收其麥，拔陰安，引軍還許。太祖南征荊州，軍至西平。譚·尚遂舉兵相攻，譚敗奔平原。尚攻之急，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。

太祖乃還救譚，十月至黎陽。

○典略曰：譚得書，悵然，登城而泣。既劫于郭圖，亦以兵鋒累交，遂戰不解。

■ 9 節 審配の心配

尚聞太祖北，釋平原還鄴。尚使審配守鄴，複攻譚平原。

太祖進軍將攻鄴，為地道，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。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。

太祖遂圍之，一夜掘之，廣深二丈，決漳水以灌之，自五月至八月，城中餓死者過半。

尚聞鄴急，將兵萬餘人還救之。太祖逆擊之，敗還，尚亦破走，太祖遂圍之。

未合，尚懼，遣陳琳乞降，不聽。尚還走濫口，進複圍之急，衆大潰，尚奔中山。

盡收其輜重，得尚印綬·節鉞及衣物，以示其家，城中崩沮。

配兄子榮守東門，夜開門，內太祖兵，與配戰城中，生禽配。

配聲氣壯烈，終無撓辭，見者莫不歎息。遂斬之。

○先賢行狀曰：配字正南，魏郡人，少忠烈慷慨，有不可犯之節。袁紹領冀州，

委以腹心之任，以為治中別駕，並總幕府。初，譚之去，皆呼辛毗·郭圖家得出，而辛評家獨被收。及配兄子開城門，內兵，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，

望見太祖兵入，忿辛·郭壞敗冀州，乃遣人馳詣鄴獄，指殺仲治家。

是時，辛毗在軍，聞門開，馳走詣獄，欲解其兄家，兄家已死。

是日生縛配，將詣帳下，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，

罵之曰：「奴，汝今日真死矣！」

配顧曰：「狗輩，正由汝曹破我冀州，恨不得殺汝也！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？」

有頃，公引見，謂配：「知誰開卿城門？」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

曰：「自卿文榮耳。」

配曰：「小兒不足用，乃至此！」公復謂曰：「曩日孤之行圍，何弩之多也？」

配曰：「恨其少耳！」公曰：「卿忠於袁氏父子，亦自不得不爾也。」有意欲活之。

配既無撓辭，而辛毗等號哭不已，乃殺之。

初，冀州人張子謙先降，素與配不善，笑謂配曰：「正南，卿竟何如我？」

配厲聲曰：「汝為降虜，審配為忠臣，雖死，豈若汝生邪！」

臨行刑，叱持兵者令北向，曰：「我君在北。」

高幹以並州降，復以幹為刺史。

■ 10節 袁氏の恩を受けてきた

太祖之圍鄴也，譚略取甘陵・安平・勃海・河間，攻尚於中山。

尚走故安從熙，譚悉收其衆。太祖將討之，譚乃拔平原，並南皮，自屯龍湊。

十二月，太祖軍其門，譚不出，夜遁奔南皮，臨清河而屯。

十年正月，攻拔之，斬譚及圖等。熙・尚奔遼西烏丸。

高幹叛，執上党太守，舉兵守壺口關。遣樂進・李典擊之，未拔。

十一年，太祖征幹。幹乃自詣匈奴單于求救，不得，獨與數騎亡，欲南奔荊州，

上洛都尉捕斬之。

十二年，太祖至遼西擊烏丸。尚・熙與烏丸逆軍戰，敗走奔遼東，公孫康誘斬之，送其首。

○典略曰…尚為人 有勇力，欲奪取 康衆，

與熙謀曰…「今到，康必相見，欲與兄 手擊之，有遼東 猶可以自廣也。」

康亦心計曰…「今不取熙・尚，無以為說於國家。」乃先置其精勇於口中，

然後請熙・尚。熙・尚入，康伏兵出，皆縛之，坐於凍地。尚寒，求席，

熙曰…「頭顱 方行萬里，何席之為！」遂斬首。

譚，字顯思。熙，字顯奕。尚，字顯甫。

尚將焦觸 別駕韓珩曰…

「吾受袁公父子厚恩，今其破亡，智不能救，勇不能死，於義闕矣。

若乃北面於曹氏，所弗能為也。」

太祖高韓珩節，屢辟不至，卒於家。

「ちそうさまでした